

重点阅读

《同舟》：一部村史的书写

□艾克拜尔·米吉提

忽培元的长篇新著《同舟》可谓是一部同舟村的村史，也是一部家族史，同时，还是一部中华民族的交史缩影。

段文海年少考取进士，京城为官数载后，告老还乡。他家祖辈耕读传家，家风素以勤劳淳朴为本，崇尚仁义慈善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段员外文海先生同女婿忽守仁、忽守义乐善好施的名声日渐盛起，越传越远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段员外文海先生同女婿忽守仁、忽守义乐善好施的名声日渐盛起，越传越远。

新知新思

文学如何讲述“科学”？

——评李静的《赛先生在当代：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》

□李 玮

李静的最新著《赛先生在当代：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》超越了“科学”“文学”的二元结构，如书中所说：“理性与道德、知识与正义、科学与文化是一体两面的，而非彼此孤立。”

在对《乔厂长上任记》等蒋子龙工业题材小说的分析中，李静注意到现代管理科学在实际落地时与中国人情社会中的“关系学”和“官场哲学”所产生的冲突。



陈霖的长篇小说《风吹白羽毛》讲述了20世纪上半叶四川龙安（今平武县）白马部落番官白雄传奇的一生。

新街巷的房屋分布，按照关中东府风俗规制。作者描述道：街道两边，皆为四面收水的标准四合院子，建筑一字拉开，家户兄弟面对面，排列的顺序，则是严格依照家族的长幼辈分谱系。

就是这样一个同舟村里，忽段赵文四姓人家，断了骨头连着筋。600多年来相依为命，生活在一起。忽培元是有情怀有责任有担当的作者。

赵志强和他的同代人，开始对这块土地倾注感情和智慧。就像忽沛东本来在县职

校毕业后留校教书好好的，突然自作主张辞职回乡务农。反正不知为啥，他就不愿意当教师，更不愿意漂泊在外打工。

请看作家笔下的描述：只几年的工夫，连灶火烧的都是天然气或自产的沼气。地下矿泉水，自来水管子一直通到了锅台边上。

一个古老的村子，生活着几千口人，其中每个人的喜怒哀乐、每一户人的悲欢离合，都是真实呈现。书中所反映的同舟村，就是一个600年不衰的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活标本。

小说中的这幅画面温暖人心：清晨，人



《同舟》，忽培元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4年5月

们聚在村口。秧歌、社火、健身操队统统都化装出动了。忽忽昌牵着他那匹轻善舍不得役使的蒙古大白马，配上祖传的红木雕花马鞍，等候在人群最前面。

《同舟》是作家忽培元经过10年准备，3年创作完成的心血之作，是深情描绘中国农村变革的厚重之作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）

消费的方式，道出了媒介与资本合谋下这种诗意背后的商品属性。由是，“诗意生活”只不过是一种数字幻境。

资本和技术的介入使得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发生了变化，文学的形态、定义和边界都随之发生改变。因而作为一个学科概念的“文学”逐渐松动、瓦解并处于新的生成过程之中。

（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）

书人絮语

边疆对自身的阐明

——读孤岛散文集《新疆时光》

□王 族

到过新疆的人，他心里会装着一个他看见的新疆；没有到过新疆的人，他心里则装着想象中的新疆。

具体到一个写作者或者热爱新疆的人，譬如散文家孤岛，新疆之于他又会是怎样的个人际遇？或者说，当他在年轻时像大多数向往诗意新疆的年轻人一样，从浙江远上西北以西的新疆。

孤岛在这样一种极具阳刚气质的环境中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其江南习性已被新疆气息彻底改变。他深知自己正在自觉或不自觉被改变，于是他乐不可支地让自己沉浸于“第二故乡”“生命炼狱”“全新自我”的巨大嬗变之中。

散文集《新疆时光》从内容取舍、文本结构到表达取向，对新疆散文都有很鲜明的意义。也就是说，如何确立散文中的新疆，或者如何确立散文中的“我”，不仅仅是写作问题，还是一个人精神在场，或者安放灵魂的问题。

孤岛作为到达者，自觉地让自己成为精神抵达的体验者和见证者。譬如他写到塔里木河，就独辟蹊径地肯定了这条河的独立精神（不愿流入水多的大海），并且写出它的感恩情怀、殉道精神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散文集中涉及了新疆诸多物象，其生命状态和精神状态对孤岛是一种印证。孤岛在多个特殊场景（草原、沙漠、牧场、河流、山峦、绿洲、村庄）的到达，其实是一种确认，因为地域像一个人一样，是敞开并抱有期待心理的，这时候孤岛的到达和个人的灵魂信息，就显得尤为丰沛和深情。

（作者系新疆作协秘书长）



《新疆时光》，孤岛著，百花文艺出版社，2024年5月

在历史旷野中飘逝与浮现的传奇

——评长篇小说《风吹白羽毛》

□兰 凌

中挖掘题材、素材，力求以白马部落风土人情涵养小说的一种野性美。

陈霖并不拘泥于传奇传统“以人系事”的缜合结构模式，而是以酣畅淋漓的笔墨，在小说中较为集中地刻画了一个“准”中心人物白雄。小说以白雄一家三代人为纽带，有机地缠绕着白马土司王秋园、老番官杰瓦、老白该（巫师）才介、雅日块寨头人玛格、袍哥龙文彪、“背脚子”古老三等各家几代人的数条线索。

洋枪，一种现代性意味的强力冲击，就这样从作者的笔端自然而然地来到了晚清的岷山深处。叛逆少年“多嘎”在离家出走后，结识了自幼喜读《三国》《水浒》，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的“背脚子”兄弟古老三，在做“背脚子”的行走中，他见识了白马部落之外的汉族世界，于是听从古老三的建议改为汉名“白雄”，在风里雨里，两人不仅相互帮助，还一起合力杀过遭遇的劫匪。

白马部落是以狩猎为生的深山原始部落之一，小说中写了3次令人印象深刻的狩猎活动，第一次是猎白熊，后两次与爱情有关。

巫师托珠塔对艾玛的单恋是一厢情愿。他打算去猎杀刚给艾玛做一件毛皮背心以表爱意，但在狩猎失败之后，他对艾玛的爱也以主动退出而告终。第三次出现在小说的第十一章，白雄为确保其权力的延续，不惜亲手毁掉女儿的爱情，艾玛于是报以反抗，她要求父亲指定的未婚夫帕格去猎取“麝香”，婚后的艾玛，麝香不离身，她决绝地不让自己怀上帕格的孩子。

一段真实的白马往事，但荒诞得如同传奇。在小说的历史书写中，陈霖精心描绘表现白马人生存意志的种种细节，在白马人反抗土匪、国民党中央军的暴力和掠夺中，白马人爆发出惊人的骁勇。格庄为母报仇猎杀匪首吴麻子，白雄为父报仇手刃匪首朱天棒。

20世纪上半叶，曾经世外桃源般的白马部落，随着枪炮、洋枪的强势介入，充满了权力的倾轧、暴力与杀戮。枪炮与鸦片加速白马土司制度和白马部落的内部衰朽，白马部落的淳朴“人心”迅速崩溃。小说虽以白羽毛的飘逝意象结尾，但是作者不会让绝望的力量压倒白马人，白雄外孙“解放”的出生，象征着白马部落的希望。

（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）